

愧对鲁子

上海三联书店

李新宇 / 著

愧对鲁迅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愧对鲁迅/ 李新宇 著.

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04.7

ISBN 7-5426-1953-5

I.愧… II.李… III.①鲁迅著作—文学研究②鲁迅(1881~1936)—思想评论
IV.I21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6621 号

愧对鲁迅

著 者/ 李新宇

责任编辑/ 王笑红

装帧设计/ 范岍青

监 制/ 沈 鹰

责任校对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235)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 — mail:sanlianc @ online.sh.cn

印 刷/ 上海市印刷七厂

版 次/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/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/ 200 千字

印 张/ 14.25

印 数/ 1—6000

ISBN7-5426-1953-5

C·64 定价:28.00 元

序

读新宇大著，深信钱理群有关“‘精神界战士’谱系的自觉承传”一说不虚。

学界欣喜地发现，确有一群人不约而同地回到鲁迅，回到那颗因铸造“五四”精神而不朽的世纪巨魂。

他们有的是从九十年代直接走来，他们年轻，如余杰，如摩罗；有的则从八十年代跋涉而来，如钱理群，如林贤治，如李新宇……

他们心系纪念碑，方向归一，步调却未必整齐。既无权威在上点将，亦无指挥于后督阵，他们是在现实的峡谷依稀听到了良知的呼吁，才陆续地、三三两两地再度拜谒且追随前驱的血。

故他们的精神庄严得像圣徒，他们的思维、文体则如游子般不拘一格。他们有的性喜随感，让思想作激情式喷射；有的则沉潜于思想典籍，让巨魂的冰山重新浮出历史的海面，而再现警世的雄伟与峻拔。

新宇所做的，属于后者。

这当然不是说新宇无激情，而是说，纵有激情之喷射，也被着意识进学理的经纬，这便导致新宇的文字，怎么看亦比坊间刊载的“随感”要耐读，诱人返己体语，亦经得起思想史的推敲。

这就给笔者以启示：若真想感召较多国人在本土共建“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”，则除“随感”这一砖一木之外，不妨引进学术浇注的钢筋水泥预制板。进而，以感应时政、思潮见长的斗士，与“遗世而不忘世”的学院派之间本不应有太多的隔膜。以中国之大，历史之久，危机之险，疑难之巨，绝非一党一派一人所能一蹴而就，轻易化解，这更亟需志士彼此间有更多的理解、谅解及协作。

夏中义

1998年初夏于沪上湖畔新居

目 录

序

小 引	1
第一章 选择：传统与现代之间	3
第二章 选择：本土与世界之间	50
第三章 “立人”：沉重的使命	115
第四章 关于启蒙主义	165
第五章 权威面前的姿态	243
第六章 大众面前的姿态	292
第七章 独行者的彷徨与坚守	337
第八章 自己的家园及其可能性	407
后 记	449

小 引

寂寞向我挤来，使我恐惧于无地可逃。

言说的欲望驱使我寻找对话者，——与其说是对话，不如说是倾诉。倾诉需要倾听，需要一种精神的交流与共鸣。

经过久久的沉默，我走向你。先生，我们相隔半个多世纪，在你去世之后 20 年，我才来到人间，在时间的隧道里，我们离得太远。然而，在心灵的感觉上，我们离得很近。

我走向你。

你依然如故，并没有改变历来的模样。

你本来就没有笑容，此时更肃然无声。

我走向你，久久地望着你……

“找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！”

不！先生，你错了。不是一切导师都乌烟瘴气，不是一切人在一切时刻都不需要导师。我很软弱，也很孤独，在看不清路径之际，需要一盏灯。

我知道你说过，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就成了路。但是，如果所有人们走过的路都让人生疑呢？如果那里一片沼泽，而一个因曾经走过而深知地形的人正蹲在旁边荒芜的草丛里呢？

那第一个在无路之处踏下第一行脚印的人，那趟过泥潭而有幸没有陷落的人，都不应拒绝承担导师的责任。

你默默无语。

窗外风声依旧。我的寂寞依旧。

我想倾诉，想寻找人与人的对话。

我知道，你曾经是神，至少是穿了神的外衣。然而，我也知道，你是神的牺牲。不管这些，我不看那神圣而富丽堂皇的偶像的外壳，而是贴近那血肉之躯，贴近那与我一样因痛苦而颤抖的灵魂。我看到的是那个有彷徨、有绝望、有明亮的眼睛却也常常受骗和被利用的你……

哪一个真正的先驱没有择路的困惑？也许，正是各种困惑和脚上的污泥昭示着后来者。

我走向你，追寻你的踪迹。

从 15 岁到今天，每当寂寞的时候，我总是走向你；每当困惑的时候，我总是走向你。

走向你，倾听你的声音，向你倾诉，作跨越时间的对话，忘却身边的一切，无论是沉寂还是喧哗……

1991 年除夕之夜

第一章

选择：传统与现代之间

1

每每想起你的“青年必读书”。

你的态度令许多人不解。从《集外集拾遗》中，我再次细读当时引起的争议。有人说你的经验是“偏见”，有人警告你这种对西化的提倡有卖国之嫌。你愤怒了，一再维护你的立场。然而，对那样的青年，你说什么？如何才能说得清楚？那样的人必然很多，大概现在比你那时更多。所以，多少年来，你的观点一直被认为是偏激的，或者是需要“正确理解”的。无论什么东西，一旦“正确理解”，谁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呢？有人在为你辩解，但我厌恶一些人为你所做的辩解。因为辩解常常成为化妆。对你

做出符合时髦的极高评价，甚至捧上天，似乎你根本就不是人，然而，成为“神”的你，却只有老实地接受化妆师的摆弄。

几乎没有人公然肯定你“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”的主张。然而，我知道，那是你一贯的主张，而决非愤激之语。反对你这一主张的意见有许多种，反对的方式也有许多种，其中最艺术的一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：鲁迅虽然主张不读中国书，但他读过大量中国书，正是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他的伟大。其实，你在《坟·写在〈坟〉后面》中已经说过：“新近看到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，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需读好古文，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，其一却是我。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。别人我不论，若是自己，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，是的确的，为了教书，至今也还在看。因此耳濡目染，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。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，体格来。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，摆脱不开，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。就是思想上，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，时而很随便，时而很峻急。孔孟的书我读的最早，最熟，然而倒似乎与我不相干。……我主张青年少读，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，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，决不是聊且快意，或什么玩笑，愤激之辞。”^①

你的态度的确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表达着你一贯的看法，一种真知灼见。在1919年1月16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，你说：“来书问童子所诵习，仆实未能答。缘中国古书，叶叶害人，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，毫无是处。为

^① 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185-186页，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。

今之计，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，而略其故事，因记述天物，弊止于陋，而说故事，则大抵谬妄，陋易医，谬则难治也。汉文终当废去，盖人存则文必废，文存则人当亡，在此时代，已无幸存之道。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，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，实为可惜。仆意君教诗英，但以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，文体似不必十分决择，且此刻颂习，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，只须思想能自由，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，必能与为沆瀣矣。少年可读之书，中国极少……”^①

我相信你的真诚，也赞同你的见解。

2

中国是讲究仁义道德的，而且以仁义道德骄人，所谓“中国道德文明第一”是也。然而，你在《狂人日记》中通过狂人之口说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。”^②

“吃人”，这是你对中国文明的形象化概括。尽管一些人由于文化爱国主义情感而不愿承认这个基本判断，但是，我以为，那种试图把你这一概括限制于某一个方面的做法是徒劳的，也是有害的。

①《鲁迅全集》第11卷，357页。

②《呐喊·狂人日记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425页。

只要走近你，就不能不承认，这是你对传统文明的整体概括和基本评价。无论以艺术形象进行象征性揭示，还是以直白的叙述和议论表达，你都反复地表达着这种见解。我忘不了你那让我一见之后就永远无法忘记的句子——

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。^①

这种整体评价使一些人不以为然。但是，我想，那主要是感情上难以接受，而感情上之所以难以接受，又主要是因为不习惯一个真相被你如此直截了当地揭穿。事实上，没有人能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反驳你的结论。

有些人试图把它看作是你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的愤激之语，但是，他们没有注意到，你虽然也难免愤激，但唯独这“人肉筵宴”却决非愤激之语，也非偏激之论。虽然你的文章不是以严谨的论文的形式写作的，但是，它明显地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论证。因此，它是直觉的，也是逻辑的。

谁能否认这一经过深入分析之后做出的学理化的解说呢？——

有贵贱，有大小，有上下。自己被人凌虐，但也可以凌虐别人；自己被人吃，但也可以吃别人。一级一级的制驭着，不能动弹，也不想动弹

①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6页。

了。^①

你从古代经典引出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为证：“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阜，阜臣舆，舆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。”^②又从现实的实践揭示出它的巩固机制：“但是‘台’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？无须担心的，有比他更卑的妻，更弱的子在。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，他日长大，升而为‘台’，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，供他驱使了。”“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，吃掉别人的希望，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。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，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，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，被吃，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，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掩饰。”^③

正因为这样，这吃人的筵宴便一直排下去。

中国文明自近代以来的衰弱是任何卫道者都不能不承认的，但是，悠久的古代文明却在很多人的心中闪闪发光。它成为逃避现实败落这一事实的精神避难所，甚至成为打肿脸充胖子的资本。悠久的古代文明真的光辉灿烂吗？你的回答很让一些人扫兴。你说：“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‘人’的价格，至多不过是奴隶，到现在还如此，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，却是数见不鲜的。”^④过去的文人有谁这样做过？今天的所谓“知识分子”又有谁能如此直面现实

①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8页。

②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。

③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5-216页。

④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2页。

和历史？只有你，一把撕破各种伪装，使堂皇的结论暴露出虚伪。在你看来，中国的历史不过如此：

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，修史时候设些什么“汉族发祥时代”“汉族发达时代”“汉族中兴时代”的好题目，好意诚然是可感的，但措辞太绕弯子了。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

-
- 一、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；
 - 二、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^①

如果说“人肉的筵宴”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静态概括，那么，“两样时代”则是对中国既往历史的动态的描述。

你的确厉害，一纵一横，概括了中国文明的全部，一网打尽，不给你所厌恶的庸人留有任何余地。

你因此而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掘墓人和末日宣判者。

你说：“扫荡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毁坏这厨房。”^②

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当然不合时宜。有谁理解你呢？嘲笑你的人正在多起来，因为你竟然不自量力地与整个传统为敌。诅咒你的人也正在多起来，因为你未能辩证地对待传统，中国伟大而灿烂的文明是断送在你的手里了！

然而，文明的发展虽有偶然，铁的逻辑却不可更改。

① 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3页。

② 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19页。

居于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要像人一样地生活，怎能不拼命走出你所说的“两样时代”，挣脱那“人肉筵宴”的网络束缚！

具有现代品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前仆后继为现代化泣血呐喊，也不过是看到了这唯一可能摆脱绝望的希望之路。

3

“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，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，而这聪明，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。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又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，古书实在太多，倘不是笨牛，读一点就可以知道，怎样敷衍，偷生，献媚，弄权，自私，然而能够假借大义，窃取美名。再进一步，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，无论怎样言行不符，名实不副，前后矛盾，撒诬造谣，蝇营狗苟，都不要紧，经过若干时候，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；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，将来仍不失为‘正人君子’。”^①

“孔夫子的确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，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。这就是‘礼不下庶人’。”^②

“老子书五千语，要在不撻人心；以不撻人心故，则

①《华盖集·十四年的读经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129页。

②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318页。

必先自致槁木之心，立无为之治；以无为之为化社会，而世即于太平。”^①“有人攫人，或有人得攫者，为帝大禁，其意在保位，使子孙王千万世，无有底止，故性解(Genius)之出，必竭尽全力死之；有人攫我，或有能攫人者，为民大禁，其意在安生，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，故性解之出，亦必竭尽全力死之。”^②

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。概括的说法就是“人肉筵宴”。你已经宣判了它的死刑，并为掀翻这人肉筵宴而奋斗了一生。然而，你是多么弱小呵，你那瘦弱的身体怎么掀得动这庞大而坚实的桌子？

一切复活它的意图，当不难理解。

因此，破坏了的宴席可以重新摆上。餐厅装修得更加辉煌。

然而，因为有了你，总会有一双双眼睛，越出没有灯光的窗口，穿透黑色的夜空，投向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！

4

人们仍然在研究你，正如在学术园地一片荒芜的时候也仍然在大张旗鼓地研究你。

这是你的幸运，也是你的不幸。

告别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，对你的研究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：人们在努力寻找你与传统文化的联系，在你

① 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 1 卷，67 页。

② 《坟·摩罗诗力说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 1 卷，68 页。

的身上找出儒家的血型，道家的毛发，墨家的头皮屑……

如果只是所谓学者们为了积攒评教授所需要的“成果”，我将不说什么。为寻找新的课题而走向偏僻的角落，有什么可指责的呢？既然你已经为人们提供了谋生的途径，梳理你的毛发也可以混碗饭吃，就应该让人们尽情地利用你。我想，这是合于你的人道精神的。一个人死了，仍然能够养活很多人，这是不应拒绝的。

然而，我痛苦于一些人让你与传统握手言和。你能够接受这些传统的文化大使对你实行的招安吗？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很多人在忙着安排。红地毯已经铺好，签字笔旁边是象征和平与友好的鲜花。在这里，你，这一传统的叛逆将与传统重归于好。

其实无须论证，任何人都无法拒绝传统的影响，或者说，无法拒绝对传统的承载。既然置身于某种传统之中，无论多么自觉的反叛，最终也只能是部分地挣脱。

认真想来，我也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。然而，我知道自己无法完全拒绝传统。正如我的先天获得一样，我的肤色是黄色的而没有办法变白，我的眼睛是黑色的而不是蓝色。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我不以此为骄傲，也不必以此为耻辱。但是，一些东西是没有能力改变，并非不改变就好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倒真愿意获得白种人的头脑、黑种人的体魄。可惜我不能。

文化何尝不是如此。在你我的身上，当然能够找到道家、儒家、墨家以及中国传统中所有的“家”和算不上什么“家”的影响痕迹。的确如此，正如他们做的，即使文化启蒙的历史承担也可以解释为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“以天下为己任”。那对儒家精神的批判体现的正是儒家精神。